

红色印记

横石村的红

宋海峰

秋风拂过，遂川县新江镇横石村的枫叶红了。一片片叶子如同火红的蝴蝶，在秋风中翩翩起舞。

90年前也是这个枫叶火红的季节，红六军团从横石村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长征先遣出发广场红六军团西征主体雕塑基座正面，镌刻着“红六军团西征出发地遂川新江·横石(1934·8·7)”的字样，雕塑主体高6米，其上的任弼时、萧克、王震雕像，艺术展现了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人以决胜千里的气势，指挥红军指战员突围西征的英雄气概。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的牛田和碧洲方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危险。也就在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战胜国民党军已不可能，只有一条出路——实行战略转移，而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探路的重任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

在红六军团团长先遣出发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的训令，“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地区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指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红六军团团长)、王震三人组织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王震为政委，并规定了西征的路线和行动计划。

为执行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西转移的战略任务，中共湘赣省委和红六军团立即停止了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着手开展突围西征前的准备工作。接着，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红六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进行动员。会后全军进入行动准备阶段。

在完成了转移准备后，任弼时、萧克、王震即率领红六军团从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一带进入遂川北的五斗江、衙前山区，分散驻扎在横石、新江口等地整训。横石村顿时遍地一片红，家家户户住满了红军。

横石村田溪杨梅下的钟家祠，是当年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古老的钟氏大宗祠，诉说着当年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在这里谋划西征突围、指挥红军整训、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的红色历史。

在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我的目光被墙上的一幅图片牢牢吸引了。图片上是一把镌刻着“肖克”二字的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原品陈列在遂川县博物馆)。当年，借宿在村民张后升家的萧克，看到张后升兄弟主动为红军查探敌人设置的封锁线，为伤病员送饭，还把自家的猪杀了慰问战士和伤病员，十分感动。西征出发前，萧克把自己平时用的切烟刀送给张后升作为纪念，鼓励他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

走进村中，穿街走巷，当年军民、民拥军的场景仿佛在我眼前闪现。红六军团入驻横石村后，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这些行动，让群众认清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红旗漫卷的小村庄里，百姓们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在横石一带驻扎的20余天时间里，筹集了数万双草鞋、数万斤粮食，2000余名青壮年先后参加红军。

8月7日，晨曦初露。红六军团最高指挥机关——军政委员会，在如今的长征先遣出发广场召开西征誓师大会。秋阳下，我仿佛听见了在誓师大会上，红六军团将士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当好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先遣队的壮烈声威。

望着长征先遣出发广场群雕中相送的男女老少形象，我仿佛看见了送别的父老乡亲，凝望着远去的队伍，企盼亲人一路平安。那目光激励着指战员杀开一条西征的血路，胜利完成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任务。

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红枫之上。红六军团指战员们告别熟悉的土地，高举红旗，背着枪支，踏上西征的路途……敌军追堵，敌机轰炸，还有疾病、伤残、死亡一起袭来，这支红军长征先遣队。每前进一步，就要与敌人殊死格杀，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和生命代价。然而，红六军团指战员们以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一路血战，以自己青春的生命，换来西征的胜利。

强敌压来，时间就是胜利。在新厂战斗中，红六军团红十八师主力和红十七师踏着泥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岩崖山，居高临下发起反攻。激战至黄昏，红军毙敌200余名，俘敌官兵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支，敌军两个团被击溃，狼狈窜回靖县。自此，尾追之敌不敢轻易近前了。

黔东深秋，寒气逼人。红六军团指战员们在崇山峻岭中疾行。在渡过沅水后，发现湘敌、桂敌已经进抵沅水以北，企图阻止红军北上。于是，红六军团果断撤回沅水以南地区，然后向西迂回，在剑河县大广附近击退了桂军第二十四师的追击，进占黄平县的翁谷垅地区。

在历时80天、跨越敌境2500公里的西征中，英勇的红六军团官兵，历经艰难险阻，冲破敌军的层层堵截，在黔东印江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西征任务。正如萧克所言，“为中央红军长征，起了侦察、探路的作用”。

两军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并与红六军团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两军团共同踏上了长征之路。

站在枫树下，闭上眼，深呼吸，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枫叶香，“……七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五斗江……”，《十送红军》的歌声，回响在我的耳边。

用笔行走

定南红色盐道

陈东有

桂花盛开时节，我又一次来到定南。江西有三南，龙南、全南和定南，三个地方如一个“品”字鼎立于赣粤交界处，上一“口”是龙南，下两“口”是全南和定南。定南、全南两县与东侧的寻乌县位于江西的最南端，可谓是江西的南大门，而定南的最南端是天九镇，是这扇南大门的钥匙。天九镇的最南端有个江广亭，位于赣粤交界处，亭子不大，北门朝天九镇开，出南门就是广东龙川县的细幼镇，一亭跨两省。亭前有副对联：“南北尽同胞分什么粤区赣域，东西皆大门看将来车水马龙。”这里很像大余县的梅关，只不过梅关是借山势而建的一个关，这是于万山之中而立的一个亭。

我们踏上了被称为“红色盐道”的一条崎岖山路。盐道本无色可说，而定南的盐道必须加上形形的红色。

古时江西人吃盐，专营的官府配的是淮盐，即从长江运过来的江苏沿海盐场生产的海盐，那时，江西人还不知道就在自己的脚下有一个巨大的盐矿。吃淮盐，赣北甚至赣中地区没有太大的问题，而赣南离长江远得很，交通不便，运盐成本必然大增，加上盐税又高，盐价自然就高了。这就使得赣南缺盐，赣南人吃不起盐。

赣南离广东近，为什么不可以吃粤盐？于是广东潮汕沿海地区的盐商利用各种路径，向赣南私下贩运送粤盐。在赣南山区，渐渐出现了多条运盐的山路，人们称之为盐道。这些盐道从广东沿海产盐地区进来，向赣南、赣西和湖南延伸(湖南也是由官府派定吃淮盐)。江西武功山南路就是从广东运输私盐的小道演变而来的，半山腰有一处休息的处所，名字就叫“三包盐”。定南天

九镇区域内有两条盐道，这两条盐道虽然路径不同，但都要通过天九镇南端的兴隆村，这是潮汕向赣南输盐的必经之路。

1929年至1934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围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苏区建设红红火火。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不仅进行了多次的“围剿”，同时也采取了经济封锁，妄图用经济手段达到军事手段达不到的目的，困死苏区。经济封锁的手段之一就是禁止向苏区输送一切生活必需物资，其中最重要的是盐。他们在多处设置关卡，派驻盐警，对过往群众搜查恐吓，抓到运盐的群众，轻则囚禁，重则枪毙。盐道上一方小水塘，水塘常被受害的群众鲜血染红，人们称之为“血湖塘”。

盐对苏区，不仅是食用，还有医用。当时斗争艰苦，受伤的红军将士没有酒精消毒，只好用盐水。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长时缺盐，红军只好用老旧墙土熬制硝盐，但这终究不是办法，如果能弄到盐，那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于是，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采取各种办法解决输盐难题。在定南，在天九镇，在兴隆村，在江广亭旁的盐道上，由江西定南县老表和广东龙川县兄弟组成的秘密运盐队伍“运盐敢死队”在白色恐怖包围中，冒着生命危险向苏区输送食盐。这是人民群众用生命为中央苏区运送急需的物资。在苏区缺盐最困难的时候，这条用生命筑起来的红色盐道，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力地支援了苏区的革命斗争。

这条红色的盐道弯弯曲曲，道路崎岖不平，时而上坡，时而过坎，还有陡峭的山岩和突兀的

巨石，盐道上原本有棱角的石头也被挑夫踩圆了。“阶石个个无棱角，尽是挑夫脚踩圆。”也许，正是道路难走，其意义更大。陪同我们一道行走的镇党委书记黄军华告诉我们：这条盐道，我们的前辈走过，那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后来者重走这条盐道，是为了传承为革命胜利不怕牺牲的精神。现在镇里正在对盐道进行修整，把年久失修和被雨水冲坏以及难以行走的路段修整好，让更多的人在这条红色的盐道上感知当年赣南人民对革命的无私奉献，领悟真谛，传承精神，砥砺前行。

看着眼前这条弯弯曲曲、在山岭间时隐时现的盐道，我又想起另一件事。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江西人过去南下广东似乎只有梅关一条道，其实不然，至少还有几条小道，这红色盐道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大余县的梅关驿道最为宽大，宽有两米到三米，这在古代可算是大路了，因为那是官道，在明清时期，是最为重要的运输出口物资的通道。在运输的出口物资中，主要有丝绸、茶叶和瓷器，挑夫们在挑运茶叶和瓷器时，需要有比较开阔的道路，一是换肩方便，二是避免碰撞瓷器，羊肠小道是无法挑运这些物品的。再者，南下北上的官绅富商们坐轿过南岭，道路宽阔，自然舒适，轿夫也好走路。而定南的盐道是挑盐人走出来的，往往尽可能绕过官府，带有一定的私密性，但它确是江西人去往广东潮汕地区的捷径。在与广东交界的赣南各县，肯定还有一些重要的小道，或者已被更多的人熟知，或者还不被更多的人知晓，但一定会有，也正因此，盐道成为赣南和粤北人民支援苏区的红色之路。

坎坷弯曲的定南红色盐道令人肃然起敬。

豫章随笔

上仰山

甘雪芳

河边的空地上，几个孩子正弯腰找着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旁边一棵板栗树，风一吹，果子便从枝头上三三两两掉下来。我和陶顺势加入队伍，抬头望着，两三分钟，五六分钟，风的力度一到，便听到“咚——”的响声。碧青的刺壳，像一个喳喳叫的微型鸟窝，飞落在泥地上。

时值深秋，满目金黄。我们就身在这一片沸腾的稻田之中，仰山乡大源村的核心地带。风和煦的，远处山林飘起雾岚。陶捡来石子敲打着绿壳，打开，鲜嫩的果子，却又是安静的，小巧、敦实、致密，像并没有话要说。“不要那么多，摘一口袋就走！”陶盯着树枝枝杈待会儿。我在一旁静静看着，忽然想起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他们崇尚的是一种快乐的哲学，认为有节制的快乐是至高的善。眼前这场树、风与时间的游戏，让人感到踏实。

我们住在兰大妈家，稻田一侧，一栋通体刷白的两层小楼。和身边赭黄、青灰的砖楼一样，沿着做柴火饭的传统，檐下挂着燕子窝。隔着马路是几畦菜地，一片竹篱笆，篱笆上挂着叮叮当当的葫芦，是我们每天必点的时蔬。

清晨，我叫起陶，第一件事就是往门前的稻田里钻，大片的田野绵延起伏，天地间和畅、悠远、色泽饱满。我们在阡陌交通里走着，没什么目的，走走停停，不时感受着溪水的体温、蒲公英的重量、白鹭的姿态。其中有一片试验田，颜色较周围更暗，也更内敛，田间一条蜿蜒小路，让我们得以深入其中，任由清冽的稻香弥漫，我们放开了在田里蹦着，累了，坐下来，只见芒尖上挂满露珠，在晨雾里折射一个个晶莹而独立的小宇宙。

和稻香一样四溢的还有这几天的黄梅戏。正值过节，又逢当地洪杨祠竣工，村里便请来了湖北的民间戏团，在河边搭台唱戏。唱的是经典剧目《八仙过海》，演员们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有老派的郑重感。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放下了，几十张长板凳坐得满满的，桥上也站着人，端着饭碗来的，拿着锄头的，边看边说笑着。我和陶都是第一次在乡下看戏，新鲜得很，一坐就是半上午。更令人恍惚的是舞台两边的长对联，“世事原不多生局装模作样 唯我脚踏实地看 人情到底好排场 耀武扬威 任你放开眉眼做”，令人有梦回旧时光之感。

你所认为的乡村元素，这里都保留着，田野、每一季的花朵、野果子、梯田上悠闲摆尾的马、戏曲、织绣、手编、山茶……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却因“仰”而高而保持着野趣与醇度。古老的事物让人愿意相信一些古老的道理，比如：平和、耐心、踏实。用心感受和经营的才是有效的，但凡着急一点都是误入歧途。

但仰山又是现代的。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感受它的活力与动感。在大源村唱摇滚是不违和的，你也可以选择一边喝咖啡一边看露天电影。露营是山上的常态，溪流直下的瀑布旁、开满荷花的池塘边、星辰闪

烁的山顶，扎着一顶顶洁白的帐篷。一座高且深的山村，在激情与内敛中迸发着它的张力。

白天，相对热闹的是香坪湖一带，近几年，那里依势打造起了新的楼群，开窗见湖，花木葱茏，也有宽阔雅致的图书馆和茶室。我们缘水而行，遇到的多是垂钓、泛舟和长跑的人，人们三三两两，各忙其事。拐进山路，不时见一两栋民宿露出参差的角，建在竹林里或半山腰上，带着一个古朴的露台或院子，融在山水间。走进去参观，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看风吹叶梢，听鸟鸣在耳，有一份归去来兮的意境。

最梦幻的是走进芬姐的“自在小院”，像陷进一场梦境，几天都缓不过神来。芬姐是武汉人，一次和丈夫偶然来到仰山旅行，被山里独特的气息所吸引，当即决定在这定居。打造一个花园锦簇的院子，这个许多人憧憬过的事，成了芬姐每天的正在进行时。走进开满鲜花的拱门，铺展在眼前的是齐整的石板路，参差的花朵陶罐、茵茵草地、白色秋千、游弋着红色金鱼的水池、侘寂的三角状天蓝色茶室……走过一座小木桥，是层层叠叠着花草的小径，小径靠着山林，另一边则是芬姐亲手设计搭建的原木鸡屋、猫室、狗窝。主屋则是当地的土黄色老屋，在不破坏原屋的基础上，改造窗门，刷成红蓝的主色调，屋内，处处充满艺术的细节，给人一种长出来的现代感。

在这样的院落里，芬姐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忙着阅读，吃茶，研究不同风味的美食，晒太阳，听雨，浇花，遛狗，穿着各种漂亮的衣服跳舞。不仅在院子里跳，也和村里的姐妹们到山里跳，大片的桃花、油菜花、荷花、向日葵都是背景。我怀疑，她了解山里每一季每一处动人的风景。舞起来的时候是动感飞扬的，少女感不减，可当她停下来，分明有阅过世界、走过千山万水的柔情与沉稳。在这样的院子里，会想到中国版的“小森林”；遇见这样的人，看着她费尽心思把日子过得诗，让人心安且明亮。

在芬姐身上，我闻到旷野的气息，花园的气息，也听到来自都市丛林的时尚韵律。我想，也许这就是仰山的精神气质吧，一种驳杂而蓬勃的生命力。

夜晚，草地音乐会准时开始，有从外地请来的歌手，唱赵雷或周杰伦，台下，两溜长桌，铺上白色桌布，桌上鲜花插于瓶中。舞台是开放的，孩子们随着音乐的节拍跳着，用脚踩地上旋转的五彩灯光。草地中央，篝火准时点燃；四周小摊，热热闹闹贩卖着烧烤、啤酒和果汁。抬头，星光静谧，星光下，村庄陷入一片墨色，只疏朗浮现几粒灯光。没有什么烦恼值得长留心中，想到这里时，烟花准时在头顶绽放。

客居深山，事物仿佛都是浮动的，飘飘的。往事的细枝末节被过滤掉了，只有长风吹拂。我暂时脱离游戏中的身份，回到原点，像船停靠在岸。不管是走着，还是跳着，脚步都是轻的。

怡情诗笺

黎川说

(外一首)

胡宏妮

黎川说，你别来，真的
我怕你会叩开百年廊桥尘封的茶楼
探究往日黎滩河上的市井烟火
黎川说，你别来，真的
我怕你会流连忘返的古街骑楼店铺
沦陷进光影交错的古街柔情
黎川说，你别来，真的
我怕你会困感族谱上戛然而止的洪门后代
穷途明砖墙上剑指九尊的图腾真相
黎川说，你别来，真的
我怕你会探秘深山的洲湖船屋
一遍遍寻觅第108间房屋的隐匿所在
黎川说，你别来，真的
我怕你入了古道幽深的杉关便忘了归途
只想终老边城的岩泉山林

可我明明看见
幽寂的山巅，古树香榭纵横相约无期
为等你，固执伫立千年
峭峭的岩边，清瘦瀑布明知粉身碎骨
为向你热烈地告白，依然义无反顾

野藤

在海拔1350米的高处
如何读懂一株野藤的坚强呢

它横卧在地，拉扯生存的弧度
少了树的倚附，似惶恐无所依傍

它或许暗伤过
刚直参天的林木
似一个旁观者对脚下之物，睥睨
我亦如突然闯入的怜悯者，俯视
叹息，藤蔓缺失一身傲骨

低微应是天命，柔弱却非本意
蝼蚁、蚂蚁争行的泥土
一株野藤，不争相不斗
卷须颤抖随遇而附
藤茎蔓延席地而生
不屈，向远
在我触及不到的岩石上
吐蕊，开花

匍匐攀援均裹挟力量
粉尘沉默柔软了时光
我换了眼神用作证明
黎川山林有株野藤
附高，可以望月
伏倒，亦能含香